

# 左撇子

列斯科夫中短篇小说选



---

# 左 撇 子

---

列斯科夫中短篇小说选

---

周敏显 魏原枢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Н. С. Лескоз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

本书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1-и том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 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译出

左 撇 子

列斯科夫中短篇小说选

周敏显 魏原枢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2 字数 325,000

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198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书号：10188·728 定价：2.80 元

## 列斯科夫的生平与创作

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上，列斯科夫是一位独树一帜的杰出小说家。他的作品对契诃夫、高尔基、列昂诺夫等人都有过重大影响。高尔基十分推崇列斯科夫。在一九二三年写的《尼古拉·谢·列斯科夫》一文中，高尔基指出：列斯科夫可以当之无愧地与列夫·托尔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人相提并论。如果说，列斯科夫在艺术表现力方面比起上述的几位巨匠来还略逊一筹，那么，他在反映俄国社会各阶层人民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在掌握民间语言的精练程度上却往往超过他们。他的作品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与民间故事特别相近。就这个意义而言，列斯科夫可以说是一位最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俄国作家，他以大量具有俄国民间风味的杰作丰富了俄国文学的宝库。

创作上的特色来自作家成长的独特环境和他的生活阅历。

一八三一年二月四日，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列斯科夫出生在奥廖尔省戈洛霍夫村一个小官吏家庭里。这个家庭的成员来自各个阶层：父亲在法院供职，母亲出身于半贵族半商人家庭（外祖父是贵族，外祖母生于商人家庭），祖父是神父。在这个家庭里，各阶层的生活方式、风习和对事物的看法奇妙地糅合在一起，加上农奴出身的保姆和庄园内外的农奴，不啻是个小型的俄国社会。再说奥廖尔省虽然是个偏僻的地方，却景色秀丽，人民多才多艺，素有民歌之乡的美称。这个双目炯炯，观察力极其敏锐的孩子耳濡目染，深受影响。他从孩提时代起就

对各阶层的人物，尤其是普通人民的生活有所了解。他不仅亲眼目睹人民的苦难，而且亲身体会到蕴藏在普通俄国人民身上的巨大精神力量、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高尚的道德品质，领略到民间语言的美和表现力。这一切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列斯科夫十六岁丧父，家道中落，不得不辍学谋职。十七岁起先后在奥廖尔省的刑事法庭任文书、股长之职。两年后去基辅，在他的舅父——基辅大学医学系教授的帮助下，以旁听生资格在基辅大学学习农艺学、罪行调查学、国家法和解剖学，同时在政府机关任职。一八五七年起，列斯科夫辞去公职，协助亲戚管理大宗地产。进入社会十年来，由于职务上的需要，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俄，广泛接触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乃至不同民族的各色人等，从而加深了他对俄国社会的了解，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源泉。

一八六一年，列斯科夫迁居彼得堡，以政论家的身份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作为一位作家，列斯科夫的道路是曲折、坎坷的。

一八六二年夏，彼得堡火灾频仍。处心积虑、蓄谋镇压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沙皇政府诬蔑进步青年学生为纵火犯。谣言不脛而走，人心惶惶。刚踏上文坛的列斯科夫看不出沙皇政府的阴谋，自以为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发表了一篇文章，要求查清事实，根绝谣言。文章引起进步人士的公愤，认为他事实上支持了警察当局散布的恶毒谣言。列斯科夫百般辩解无效，进步文学界一致对他侧目而视，不屑与之伍。遭到同行屏弃的列斯科夫在痛苦与愤懑中采取了进一步与革命民主主义者为敌的步骤，连续发表了攻击六十年代革命者的中篇小说《磨牛》(1863)、长篇小说《走投无路》(1864)、《上当》(1865)、《复仇》

(1870)等，并与卡特柯夫之流的反动文人来往，在他们举办的杂志《俄罗斯导报》上刊登作品。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列斯科夫的举动为进步人士所不齿，他的笔名“斯杰勃尼茨基”甚至成了骂人的同义语。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列斯科夫写出了好几篇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如《衰落的事业》(1862)、《村妇的一生》(1863，后易名为《穿草鞋的爱神》)、《姆采斯克县的麦克佩斯夫人》(1865)、《吵吵嚷嚷的女人》(1866)，真实反映了俄国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塑造了各阶层人物的典型形象。在他的小说中不仅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而且寓意深刻，发人深省。在这方面，他的《姆采斯克县的麦克佩斯夫人》是十分典型的。

小说女主人公卡杰林娜·伊兹麦洛娃是一个家道殷实的老商人的年轻妻子。她与店伙谢尔盖通奸以后，始而毒杀公公、继而掐死丈夫，最后又在谢尔盖的撺掇下，对一个有权与她分享遗产的孩子费佳下了毒手。案情败露以后，锒铛入狱，被判当众鞭打，流放西伯利亚。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因而获得了“麦克佩斯夫人”的绰号。然而小说并未到此结束，反而异峰突起，出人意料。在流放途中，谢尔盖见异思迁，另结新欢，百般凌辱卡杰林娜。卡杰林娜悲愤交加，一把拖住谢尔盖的新欢，纵身投河自尽。

小说情节紧凑、气氛恐怖，尤其是杀害无辜的小费佳一场，读来令人毛骨悚然。然而作家的意图不在于以情节的惊险来取悦读者，而在于揭示一个有社会意义的爱情悲剧。

卡杰林娜本是一个热情奔放、活泼大胆的少女。由于家贫，不得不嫁给老商人为继室，和丈夫之间毫无感情可言，又没有生下一男半女来作为精神寄托。婚后五年，在精神上完全处于

被扼杀、被活埋的境地。一个正常的年轻女人应该享有的正当权利——夫妇的情爱、做母亲的幸福，卡杰林娜只有通过犯罪的途径才能得到。为了保住她渴望已久的幸福，她杀人犯罪、受刑流放，在所不惜。她性格中一切好的素质：大胆坚决、用情专一、对爱情的执著追求，都促使她去犯罪。而当她不惜以伤天害理的手段换来的爱情、她的女性的尊严和人格遭到无情的情夫的践踏，终于以一死来结束其罪恶而又不幸的一生时，她的遭遇又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怜悯和深思，不由得要思考导致她犯罪的社会因素。作为一个杀人凶犯，卡杰林娜是可恨可怕的，作为一个女人，她是不幸的，可怜的。列斯科夫以其细腻的笔触，把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复杂的人物性格描绘得十分完美。正因为如此，小说在当时就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评价，被刊登在他主办的《时代》杂志上。一九三四年，著名的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将这部小说改编为同名歌剧上演，一九六二年，这部歌剧易名为《卡杰林娜·伊兹麦洛娃》，重新上演，深受观众欢迎。一九八一年，为了纪念列斯科夫诞生一百五十周年，这部作品又被搬上了银幕。

尽管列斯科夫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写出许多优秀作品，可是，由于他声名狼藉，在社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连《姆采斯克县的麦克佩斯夫人》一书也被斥为廉价的惊险小说，仅仅以情节取胜，没有文学价值，而且在描写色情凶杀场面时采用自然主义的手法。

列斯科夫与革命民主主义者发生冲突，并非纯属意气用事，而是有其思想渊源的。

自幼生长在宗法制农村，嗣后又因职务之便广泛接触农民和中下层人民的列斯科夫深知民间疾苦，理解人民的心灵、性格与愿望。与此同时，农民和城市贫民所特有的偏见也使他的

世界观带上某种局限性。他站在一般的民主主义立场上，抱着人道主义的信念，幻想以道德感化来代替政治斗争，因此，他不能理解六十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运动，不相信在俄国有可能进行革命。他认为，在俄国人民根本没有社会主义概念的情况下，发动他们起来革命是不必要的、有害的。

从七十年代开始，列斯科夫逐步改变了与进步势力为敌的态度，开始和列夫·托尔斯泰等人接近，与卡特柯夫之流日益疏远乃至最后决裂。虽然在政治信念上列斯科夫始终没有达到革命的高度，可是他以自己大量的优秀小说证实他完全是属于人民的。

列斯科夫在其名篇《左撇子》、《理发师》以及《不死的戈洛万》、《中魔的漂泊者》、《画出来的安琪儿》等作品中，怀着对俄国普通人民的深厚感情，热诚地讴歌了他们的聪明才智、美好高尚的心灵和富有诗意的气质，为他们在沙皇专制政权和农奴主统治下的悲苦命运而叹息。

《左撇子》写于一八八一年，可是其中叙述的却是六十余年前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的一则带有传奇性的历史轶事。一八一二年战争胜利以后，俄皇亚历山大一世踌躇满志，在欧洲到处游历观光。在英国时，英国人送给他一只制作精巧的钢跳蚤，小得只能用显微镜观看，却能伸腿晃须地跳舞。跳蚤虽小，却是英国技术先进的见证。为了给俄国争光，显示俄国工匠的技艺，图拉城的军械匠左撇子和他的两个同伴，担着送命的风险，在钢跳蚤的爪子上打下了掌钉，使它完全不能动弹。英国人大为钦佩，愿以重金礼聘，留下左撇子。左撇子却爱国思乡心切，一心要回到他的俄罗斯。在海上航行时，左撇子由于怀乡病和无所事事，喝得酩酊大醉，人事不省。上岸后被俄国警察当局视为可疑分子。他身上值钱的衣物被抢夺一空，他本人也被无



端地折磨至死。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托人转告皇上，要俄国军队也学英国人那样，不要再用砖头来擦炮筒，以免影响射击的准确性。

左撇子这个人物语不惊人，貌不出众，甚至还可以说是丑陋、邋遢，然而他却具有一个聪明的头脑和一颗金子般的心。他全凭自学，练就一手绝技，他热爱祖国，全力为俄罗斯争光，然而他的结局却如此不幸。左撇子的命运概括了沙俄时代民间有才艺的人们的共同悲剧：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爱国热诚根本无人赏识，相反，却往往横遭摧残。列斯科夫以诙谐幽默的语调讲述了左撇子这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和他的荒谬的、毫无意义的死亡，看起来令人发笑，然而这笑声里却包含着无限辛酸和苦涩，包含着作者对摧残人才的专制政权的愤怒谴责。

和《左撇子》齐名的《理发师》也是属于这类题材的作品。不过两篇小说在笔调和风格上迥然不同，前者诙谐风趣，从笑声里表达愤怒，后者凄婉动人，以抒情的哀思催人泪下。

《理发师》写于一八八三年二月十九日。从小说的副标题“墓畔话当年”、献词“虔诚地纪念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九日这个最美好的日子”<sup>①</sup>以及卷首题词“愿他们的灵魂与圣者一同安息”可以看出，这部小说中控诉的是农奴制的罪恶，悼念的是被农奴制摧残致死的人。

在《理发师》中，故事叙述人不是作者，而是曾经在著名的卡明斯基伯爵办的农奴剧院里当过女演员的柳芭。这时她已经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在当保姆，每天带着主人家的两个孩子前来墓地悼念她心爱的人——农奴理发师阿尔卡季。整篇故事的中心内容就是柳芭向九岁的大孩子诉说的她当年经历的一段伤

---

<sup>①</sup> 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九日是沙皇正式颁布废除农奴制的日子。

心事。

阿尔卡季是卡明斯基伯爵的专用理发师。他绝顶聪明、技艺超群，能按照脸型设计发型，而且擅长化妆，根据剧情需要化妆出不同的神态。然而这个出色的理发艺术家不过是残酷成性的伯爵的一个活工具。他长到二十五岁，身边从来没有一个小钱，也没有可能走出伯爵府第的大门。白天他只能呆在伯爵的化妆室里，随时听候使唤，晚上则奉命去府内的农奴剧院为女演员化妆。然而奴隶的枷锁只能束缚他的人身自由，却扼杀不了他的天性。这个勇敢善良、纯洁多情的青年在他心爱的人——女演员柳芭面临被伯爵蹂躏的威胁时，冒死带她出逃，不幸中途被劫回，遭到严刑拷打后被送去当兵，历尽千辛万苦，最终仍然死于非命。他撇下心碎的柳芭，让她独自活在世上，虽生犹死。故事中的作者——一个九岁的男孩与保姆的简单对话把她的悲惨往事与她当前的凄凉处境有机地联系起来——她白天带着孩子前来凭吊，晚上不喝几口烧酒就无法入睡。柳芭的身世使读者看到，万恶的农奴制虽然已经废除，可是它造成的可怕后果却是消弭不了的：被摧毁的生活无法重建，被剥夺的幸福无法挽回，被迫害致死的人不能复活。作者之所以开宗明义地把废除农奴制的日子称为“最美好的日子”，正说明了他对农奴制的深恶痛绝。

列斯科夫笔下的有才艺的普通人都是道德高尚、心灵美好的人。他们是艺人，同时也是好人。不过除此以外，列斯科夫在他的作品中还塑造了不少“好人”的形象。这些好人都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他们具有献身精神，乐于助人而不计较报酬，他们的活动与历史的进程并无联系，然而，列斯科夫认为，整个历史就是由这些“渺小的伟大人物”创造的。他孜孜不倦地在普通人中间找寻这种好人，把他们的事迹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

列斯科夫对这一类好人的高度评价表明了他思想上的局限性，然而他笔下的这些好人的所作所为却是感人至深的，如《不死的戈洛万》(1880)中的戈洛万，一个当过农奴、以养牛和出售乳制品为生的劳动者，在瘟疫流行、人民大批死亡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尽自己所能来减轻人们的痛苦。他的行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同时也使人们困惑不解，他们对他加以神化，称他为“不死的戈洛万”。然而戈洛万身上并无神明庇佑，在一次救火中他不幸丧生。直到他死后，读者才从故事结局中知道他在私生活上的种种不幸和他对待不幸的态度，从而对这个高尚纯洁的普通人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在列斯科夫八十年代的创作中，讽刺作品占有很大的比重，如他的名篇《主教生活琐事》(1878—1880)、《旅途巧遇革命党》<sup>①</sup>(1882)、《哨兵》(1887)以及《两厢情愿》<sup>②</sup>(1884)等都属于这一类作品。

随着作家本人思想状况的变化，他对沙皇政府和教会的反动本质的批判日益深刻，他的讽刺也逐步由比较早期的对社会上一般不良现象和个别人物的恶劣行为的讥讽嘲笑转化为对上层统治者和整个制度的批判和鞭笞，笔调也由幽默冷嘲转化为辛辣的讽刺。在他晚期的作品如《温文尔雅的行政手腕》(1893)、《围猎》(1893)、《冬日》(1894)、《夫人与丑女》(1894)、《兔窟》(1895)中，批判的锋芒已经触及到沙皇政府和教会的反动本质。列斯科夫因此而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许多作品直到苏维埃时代才得以发表。

在列斯科夫的讽刺小说中，《旅途巧遇革命党》是很优秀的一篇。小说篇幅短小，情节简单，结构严谨，语言风趣。作者

---

① 原名为《虚无主义者》。

② 原名为《身兼数职的人》。

以诙谐的口吻嘲笑了当时社会上一般庸人把革命党人视为洪水猛兽的无知见解和他们谈虎色变的胆怯心理。在这节车厢的乘客中，列斯科夫着重揭露了身穿法衣的助祭。这个理应不过问俗事的神职人员甘为警察当局作帮凶，对捉拿革命党人特别起劲。他满嘴胡言，捕风捉影，煽动车厢里的乘客监视“革命党人”的一举一动，到站时还亲自出马，拦住“革命党人”的去路，把他交给警察当局。可是，当真相大白，“革命党人”竟是高级法院的检察官时，助祭马上逃之夭夭，充分暴露了这位“上帝的仆人”既反动又胆怯的丑恶嘴脸。

批判的倾向在列斯科夫九十年代写的作品中更加强烈。《温文尔雅的行政手腕》就是这样的一个短篇。

在《温文尔雅的行政手腕》中，列斯科夫已经不仅限于嘲笑一般的助祭，而是无情地揭露了教会上层人士勾结沙皇反动政府共同迫害进步人士的阴谋。一向受到进步青年的尊敬与爱戴的某教授突如其来地被进步阵营抛弃，始而遭到冷落，继而受到攻击，一周以后竟然在城外公路上出现了他的尸体和一份绝命书：痛苦不堪的教授开枪自杀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是反动当局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他们利用进步阵营的内部矛盾，有意让一个嫉妒教授的进步人士偷看一份伪造的秘密文件。心怀嫉妒的人看后如获至宝，立即张扬出去，有根有据地证明教授是个伪装进步、实际上领警察局津贴的告密者。教授自杀后，警察当局又通过其他途径，证实这个文件纯属子虚乌有。于是，那个告发教授的人成了诽谤者，声誉扫地，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就这样，反动当局声色不动，一箭双雕，除去了进步阵营的两个头面人物。而建议采取如此巧妙的阴谋诡计来对付进步人士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坐在幽静的禅房里，理应不过问俗事的大主教。至此，教会勾结反动政府，狼狈为奸，共同迫

害进步人士的丑恶面目终于暴露无遗。

这段故事是由这个精心策划的阴谋的执行人——去年在那里当过省长的某个大人物亲口讲述的。他的口吻既有自我欣赏的意味，又不无遗憾，因为手腕确实巧妙，然而在当前却再也无人能够想出类似的妙计，而且也未必肯执行这种妙计，以致进步势力无法遏止，重新活跃起来。由当事人从正面来肯定这种阴谋的妙用，达到自我揭露的目的，使故事显得格外真实可信，而且也增添了几分幽默感。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无情揭露和愤怒谴责时，列斯科夫的笔调始终是冷静含蓄的，不失幽默和风趣。这是他整个创作的特色决定的。

列斯科夫的作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他的小说一般都是情节生动、人物鲜明、寓意深刻、语言风趣的，堪称为小说中的珍品。他的文笔简练、淳朴，句子结构简短易懂。为了表达各种人物的身份，加强环境的气氛，列斯科夫广泛运用了民间的口语、谚语、俗话以及各种形式的民歌手法。民间语言与文学语言配合得恰如其分，构成了列斯科夫创作中的语言特色。在抨击社会上的反面现象时，他的笔调于幽默中带点冷嘲，令人在发笑之余感到苦涩；而在写到正面人物的悲惨遭遇时，又充满了同情和怜悯，读时令人潸然泪下。

列斯科夫的小说在结构上也颇具匠心，往往一篇不长的故事分成十几小章，每章自成一个中心，每到一转折处就把故事转入下一章。而在各章之间又十分紧凑，完全是一气呵成，使读者在阅读时有欲罢不能之感，就象民间艺人讲故事一样娓娓动听。在这一点上，列斯科夫的手法与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的手法有相似之处，读来令人感到分外亲切。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列斯科夫在彼得堡逝世。在历时三十五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为俄国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然

而他一生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充满了痛苦的探索。高尔基称他为“悲剧性的人物”并非言过其实。这位生活在人民中间、怀着的一颗赤子之心、热爱他的俄罗斯祖国和人民的作家，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徘徊。他孤军奋战，与当时流行的任何政治思潮和宗教派别都没有联系，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解救祖国和人民的正确途径。他深深懂得文学的社会作用，懂得艺术的使命在于打开人民的眼界，向人民说出真情。他抱着为人民谋求幸福的心愿，以他无比丰富的生活阅历、半生辛勤的笔耕和杰出的语言艺术才能，在他的篇幅不大的小说中逼真地展现了整个俄罗斯，可是他始终没有得到同时代人的普遍谅解。对列斯科夫在俄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贡献和作用，长期以来看法很不一致。这种情况直到近年来才有所改变，一九八一年在苏联举行了列斯科夫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就说明了这一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俄国大作家终将在世界各国读者心目中赢得他应该享有的声誉。

周敏显

1984年1月于上海

## 目 次

列斯科夫的生平与创作·····	1
姆采斯克县的麦克佩斯夫人·····	1
士官生修道院·····	62
士官生修道院故事补遗·····	98
不死的戈洛万·····	102
左撇子·····	152
工程堡的幽灵·····	194
旅途巧遇革命党·····	210
理发师·····	220
人兽之间·····	249
两厢情愿·····	273
珍珠项链·····	311
有趣的男人·····	330
哨兵·····	403
温文尔雅的行政手腕·····	424

## 姆采斯克县的麦克佩斯夫人<sup>①</sup>

红着脸儿

唱完了第一支歌儿

——俗语

### 第 一 章

有的时候，在我们这一带也会碰上一些特殊性格的人。哪怕事隔多年，你回想起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来，还是免不了要心惊肉跳。我们这儿一个商人的妻子卡杰林娜·里沃芙娜·伊兹麦洛娃就是一个具有特殊性格的人。她当年闹出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悲剧。从此以后，我们这儿的贵族们，也不知听谁随口说了一句，就把她称之为姆采斯克县的麦克佩斯夫人了。

卡杰林娜·里沃芙娜并不是个天生的丽人，不过长得倒也挺讨人喜欢的。当时她不过刚满二十三岁。她的个儿不高，然而体态匀称，脖颈宛如大理石雕出来的那般纯净优雅，肩头圆润，胸脯丰满，鼻子小巧、端正，前额挺拔、白净，一双乌溜溜的眼睛十分灵活，一头乌油油的青丝黑里透亮。家里把她嫁给了我们城里一个从库尔斯克省的图斯卡里地方来的商人伊兹麦洛夫。那不是因为爱情，也说不上什么喜欢，只不过是因为他向她家里求了亲，而她呢，是个穷家小户的姑娘，不可能对未婚夫挑三拣四。伊兹麦洛夫的家业在我们城里是相当不错的：他们家经营上等面粉的买卖，在县里有一家很大的磨坊出



租，在城外有一座收益不少的园子，城里有一所很好的房子。总而言之，是一家殷实的商户。再说他们家的人也十分简单：公公鲍里斯·季摩菲耶维奇·伊兹麦洛夫已经是年近八旬的人了，早已鳏居；他的儿子齐诺维·鲍里瑟奇，也就是卡杰林娜·里沃芙娜的丈夫，也已经五十开外，还有一个就是卡杰林娜·里沃芙娜本人，此外再也没有别的人了。卡杰林娜·里沃芙娜嫁给齐诺维·鲍里瑟奇已经四年多了，可是至今没有生过孩子。齐诺维·鲍里瑟奇的第一个妻子也没有给他生过孩子，虽然他在鳏居并续娶卡杰林娜·里沃芙娜以前跟她一起生活了二十年。他满心指望上帝能在他续弦以后赐给他一个儿子来给这个商人家族传宗接代，承继产业，然而他在跟卡杰林娜·里沃芙娜成亲以后也依旧没有得到这个福份。

膝下空虚使齐诺维·鲍里瑟奇万分苦恼，而且苦恼的还不止是齐诺维·鲍里瑟奇一个人。老头子鲍里斯·季摩菲耶维奇也很苦恼，甚至连卡杰林娜·里沃芙娜自己也很伤心。一来是因为，成天关在这座商人家的楼房里，四周都是高高的围墙，还有一群系着链条的狗来守护，实在是寂寞得叫这位年轻的少奶奶难以忍受，常常烦闷得要发傻。所以她多么想，天知道她是多么想要个孩子来让她照料照料；二来她也实在听厌了那种闲言闲语：“何苦来呢，干吗要出嫁呢。既然是个不下蛋的母鸡，何必害人家倒霉呢。”说得她好象当真对她丈夫、她公公以及他们这个清白的商人家族犯下了什么大罪似的。

虽然丰衣足食，卡杰林娜·里沃芙娜在婆家过的日子实在是苦闷到了极点。她很少出门去作客，再说即使是跟丈夫一起出门到同行的商人家里去作客，也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

---

① 麦克佩斯夫人，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佩斯》中的女主人公，以心狠手辣著称。